

都市生活

他们年龄在22-32岁,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拿着不一样的薪水,拥有不同的出身,如同开始为房而恼。随着谈婚论嫁年龄的到来,在“先买房,还是先结婚”,在“嫁给房子,还是嫁给爱情”的纠缠之中,最终为“无房不嫁”的观念所屈服,沦为房奴。

费溪在岳父岳母面前惭愧地低下了头

门是一脸不高兴的岳母打开的。她打开房门,示意费溪进去说话,费溪灰溜溜地走了进去。这个时间,费溪岳父一脸怒色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在客厅的一个角落,随手放下提着的東西,费溪就诚惶诚恐地站在了当场。

“谁让你来的,你给我出去,这里不欢迎你。你等着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就行了。”易萧萧随着她母亲关闭房门的声响急喇喇地吼道。

一脸尴尬的费溪一腔不搭地站在那里,胆怯地向岳父投去了无奈的目光。“你也别站着了,坐下吧。”得到岳父怒色未减的示意后,费溪坐在了他对面的沙发上。一时间,一屋子的客人陷入了沉默里。倒是易萧萧几次欲张口说话,都被费溪岳母用眼神给阻止住了。

僵持了一段时间,忍不住的费溪几乎和岳父同时张嘴说开了话。这要在平时,一家人或许会相视而笑。但现在,似乎只剩下礼貌性的谦让了。没再等岳父询问什么,费溪就先对此前电话里和岳父的争吵表达了歉意和自责之情。

尔后,费溪喋喋不休,用了大半个小时把他和易萧萧吵架的整个过程描述了出来。其间,易萧萧虽然插话打断过他,但岳父岳母急于了解事情过程的话语,让易萧萧虽愤怒却乖顺了很多。

费溪接连几次干咽唾沫的动作让他岳母起身给他沏了一杯茶水。感觉岳父岳母态度有些缓和的费溪不再推让,端起了茶水。第一口水还没咽下,岳父张嘴说道:“你和萧萧之间闹了这么个矛盾,我和你妈原本不该多嘴。但这次你来了不来,我也会打电话让你过来。既然你来了,也好。刚才你把事一说,我和你妈也算多少明白事情的全



过程,错不全在你一个人。”

听到岳父说出这样的话,身陷绝望里的费溪心生了难言的感激。如果不是守着岳父岳母,他或许会感动得流泪。这是这两天以来,他唯一得到的不是安慰的安慰。眼睛里闪烁着泪花的费溪强忍着继续听着他岳父没有停歇的话。

“两个人打架,不是说你对她错,也不能说她对你错。我和你妈生活了这几十年来,也没少拌过嘴闹个别扭。但动手打人就不对了。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没有勺子碰不着锅的时候……也不瞒你,我和你妈当时很生气。依我的脾气,当时直接去麦城找你闹个清楚,被你妈拦下了……”

费溪惭愧地低下了头。想起自己那晚的鲁莽和冲动,在岳父岳母面前,费溪只有后悔不迭的份儿了。

“萧萧这两天一直坚持着要和你去办理离婚手续。我和你爸一直开导她。我们也等着你来,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你俩结婚还不到一年,就出这样的事,真是不应该啊。”

“萧萧说你爸妈上次去麦城说想要个孙子。在这个年头还有这样的想法,真是不应该了。当然了,你爸妈在农村,有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,你可就不一样了……”

一直闷葫芦一样坐着的费溪听到这里,心急地解释了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。但没等他说完,去阳台透气的易萧萧冲进来照着费溪就一巴掌打过来。压不住火气的费溪不顾岳父岳母在场,捂着头和她理论起来。

易萧萧当仁不让地在客厅里叫器起来。如果不是费溪岳父岳母拉扯着她,她还要厮打费溪。事情也算清楚了,有些委屈的费溪眼里含着泪,看着不时挣脱父母阻拦的易萧萧,心里有了太多的绝望。 28

家教课堂

作者从一个教育专家的视角为广大父母传达了她人性化的家教理念:孩子的培养是一次充满喜悦的发现之旅,平凡的孩子也能培养成才!在这个神奇的过程中,只有孩子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……

学不学乐器,要看孩子的兴趣

孩子一到四五岁,很多家长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学乐器了。学乐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一旦确定要学,你就要做好准备,经济上、精力上都要有极大的付出。

首先是买乐器,乐器便宜的几百,中等的几千,贵的上万。一般人会选择中等的,音质不会太难听,看上去不是太刺眼,用起来还行,价格也合适。既然买了乐器,也就有了投资,就不会轻易停下来了,不然就是浪费。再往下学,花钱如流水。初学的时候,学的人多,教得也简单,课时费收得也便宜,一节课少则二三十元,多则八九十元,一周一次,似乎还可以承受。学到后来,大课变成了小课,老师变成了名师,钱自然也涨上去了。当然,到了这时,孩子学得也有些水平了,家长更是舍不得停下,再贵也得硬着头皮上。就这样

一直学下去,不是一天两天,也不是一年两年。到了后来,考级、表演、参赛,都是花钱的事,只不过这时的家长已经麻木,脑袋都进去了,还在乎耳朵?花再多钱也只能认了!

再说精力上的投入。每次上课的接送就不必说了,很多学琴的孩子,上一次课要跑半个城,路上就要耗费几个小时。初学的孩子由于年龄小,能力差,几乎都需要家长陪着,家长实际上成了家庭教师,不仅要帮孩子记谱,还要和孩子一起听,你先学会,回家再指导他。慢慢地孩子长大一些了,也有了基础,领悟力也强了,不再需要家长陪学。但孩子的天性就是贪玩,回家以后怎么保证足够的练习呢?只能家长督促。很多时候,在练琴的问题上,孩子和家长之间仿佛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,每天都在战斗。

所以学乐器,真的是前途很光明,道路很曲折。父母总是对孩子抱着最美好的希望,看见人家的孩子背着乐器去上课,学着学着,就能演奏曲子了,自己的孩子也不笨,凭什么呢?不甘心,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一门,增加点艺术细胞,也增强点竞争力。但真学起来了,才知道不容易,能坚持下来的人实在不多。

我认识一些学琴的孩子,钢琴买了放在家里,弹了几次就厌烦了,开始家长还逼着学,后来逼也逼不出来了,实在学不下去,钢琴就成了一个摆设。当初花了那么多钱,现在连碰都不碰一下,让家长看着就烦。

所以学不学乐器,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孩子的愿望,要孩子真正喜欢。

话又说回来,孩子往往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喜好。也许当时他确实是很喜欢,吵着闹着要学琴,但是学不了几次,热情消失了,兴趣转移了,他确实不喜欢了。孩子的天性就是如此,也怪不得他。

如果已经发现孩子不喜欢了,那又怎么办呢?要么果断地停下,不要再花冤枉钱。要么鼓励他,激发兴趣,用意志去坚持。一件事情做久了,做熟了,也会产生感情,哪怕不是很喜欢,坚持学下去,慢慢也会找到乐趣,等到渐渐练得有些名堂了,也会有一种成就感,体悟到坚持的意义。

关键是家长的心态,家长的期望值。孩子学琴,家长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,这很重要,如果只是培养素质,作为娱乐,那还好办,什么时候都可以学,什么时候都可以停,也不一定非要学到什么程度。如果是为了将来在音乐上有所发展,或者是为了考级,为择校加分,那孩子就苦了,家长也苦了。 18



悬疑推理

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,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,是骗保?是凶杀?一名普通儿童,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,但本人却神秘失踪,是遭绑架?是被拐卖?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,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,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……

韩峰进了林家后四处走动细细打量

韩峰看了看卢芳的资料,问:“能不能查到天赐福利院的资料?”

龙佳道:“我已查过了,不行,这家福利院只是在网上有些消息,但它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网站。所以,他们的档案都用传统的保存方式,要查,得亲自到他们那里去一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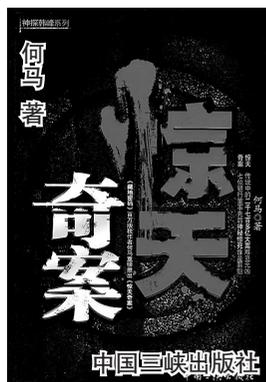
韩峰道:“好,我们就去一趟天赐福利院。”“不行!”冷镜寒道,“你得跟我走一趟林家。”“为什么?”冷镜寒笑笑,“你去福利院不过是拿拿资料,这样的事,交给别人做就可以了。而林家,你说不定能发现什么别人发现不了的线索。”韩峰想了想,道:“也是,那——”“我去!”龙佳几乎和潘可欣同时喊道。韩峰一脸惊讶,道:“噢!我的队员还很积极嘛。这样,潘小姐去吧。”

潘可欣一脸得意,龙佳似乎不太高兴,韩峰道:“你要去做另一件事。你开车去梁兴盛的公司看看,把了解的情况带回来,你知道该了解什么。”看着二人的背影,冷镜寒问:“你让可欣去取资料,放心吗?”

韩峰道:“你别小看这位大小姐,她的记者不是白当的。”说着,就告诉冷镜寒潘可欣去火葬场拿资料的事。冷镜寒笑笑:“我们该动身了,李响,我们一起去。”李响道:“好。”

林家是双层小别墅,自带后花园和游泳池,家中一个管家,两个女仆,有点像欧洲中世纪的家庭。管家余陆给三人开了门,林政的夫人章玉玲女士一身黑礼服,肃穆地坐在欧式真皮沙发上,表情有些悲恸。

韩峰仔细看看林夫人,才40岁左右,看上去却有五六十岁了。一张脸说不出地严肃,看上去就像狼外婆,皮肤虽做过保养,但仍显粗糙、干枯。最让韩峰不能忍受的是,



她除了面目可憎外,身体一点曲线也没有,毫无女性特征。韩峰暗想:“难道每个成功男士身后,都有这么一位像被榨干油的桐子似的老婆吗?”无法想象,林政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的,他反正是一天都无法忍受。林政夫妇有二子一女,都在外国留学,两个留美,一个留英,不知道他们是否已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。

房子装饰很豪华,韩峰进屋后眼睛到处打量,冷镜寒和李响则很绅士地向林夫人慢慢解释他们的目的,他们要在屋里做些什么,希望得到夫人的支持。

韩峰看管家余陆站在一旁,就和他聊起天来。余陆进林家已经50年了,两个女仆负责打扫卫生和照顾生活起居,也都在林家工作三四年了。韩峰很快排除了对他们的怀疑。

那边,冷镜寒已和林夫人谈好,在她的陪同下让警方人员四处走动走动,可以向她问问题,她知道的都会回答。冷镜寒问了些常规问题,林夫人如实作答,韩峰听都懒得听。

随后,冷镜寒和李响很有礼貌地跟在林夫人后面,让他们看哪里,他们便去哪里。韩峰东一晃,西一溜,早在老管家的陪同下把房间每个角落扫视完了,只有林政的书房和卧室没有去看过。余陆道:“书房也是老爷在家办公的地方,常人不能入内的。”

“这也是与他的死关系最密切的地方,看来得过去问你们夫人了。冷镜寒!冷镜寒!”韩峰拉长声音大叫。很快,冷镜寒和林夫人都过来了。林夫人一脸不快,因为韩峰太没礼貌了。韩峰道:“夫人,这里是您先生办公的地方,对吧?”“是的。”

韩峰根本不顾冷镜寒的眼色,对林夫人说:“我们要进去看看。” 31

人物传记

朗朗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,朗朗对于“竞争”、“赢”、“第一”、“梦想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坚持”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述,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,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,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。

我和父亲去申请签证时遇到了麻烦

赵教授为我挑选了肖邦和李斯特很有挑战性的曲目,但比起我屡次获奖的竞争对手们要弹的曲子,它们就显得不那么光彩耀人了。赵教授说:“仅仅掌握复杂的技巧并不能赢得比赛。获胜的关键是整体的音乐感。”

你永远不能拿第一。那个有名的女老师的声音不停地在我脑海里翻腾。我一定要把这一句意味着恐惧的咒语取而代之:你一定要拿第一。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?古典音乐充实了我这年少生命中的每一刻,而欧洲正是古典音乐的诞生地。这意味着,除了文和清以外,还有一批批来自西班牙、法国、意大利、俄国、美国和德国本地的学生,伴随着他们长大的是属于他们的音乐传统,他们都会比我强。

父亲说:“古典音乐也属于你。和他们一样,你从小到大也一直有音乐相随。你还在娘胎里就开始听音乐了。音乐是不分国界的,它属于任何喜爱它的人。好了,不要再东想西想了,现在就回去练琴。”当然,我没少练琴,只有在和父亲一起去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才停下来。

德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审阅了我们递上的材料,说:“你们需要担心的东西多了。你们没有医疗保险,银行里没有存款,没有保险和存款,我们没办法给你或你儿子发签证。”父亲问道:“您就不能高抬贵手?我儿子这是要去参加在德国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。”

“但是他不是代表中国去参赛的,不是吗?如果他是代表中国,我可以考虑省去医疗保险的要求。刚才有两个学生也来办签

证,他们拿的是蓝色的因公护照。你们拿的是红色的护照。你儿子为什么不是代表中国去参赛?他是不是不够优秀?”

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,只是说:“他已经在中国很多重要的比赛上获过奖。”

签证官又说:“还有一点,你没有工作。我们一般不允许没有职业的人进入德国。我们得按规矩办事。”“规矩也可以因人而异。”“我这儿不行。”

父亲的眼里直冒火。我可以感觉到,他是在默默地打主意。我很庆幸他在我身边,帮我克服这样的障碍。为了这次比赛,我已经把自己弄得高度兴奋和紧张。父亲说我一定能够击败那些比我大的学生,他说服了我,我也一门心思想要证明给他看。我们离开大使馆的时候,父亲对我说:“我会想办法,我们会拿到签证的。”

就在这时,一名使馆的安全警卫拦住了父亲。他对父亲说:“我无意中听到了你们的谈话。我听出了你们的口音,你们是从东北来的吧?”“是啊,我们从沈阳来。”那个警卫告诉我们,他来自吉林省东丰县,而东丰正是我爷爷的老家。父亲一提到爷爷的名字,警卫就记起来了,他从前上的中学就是爷爷的父亲创建的。

父亲和警卫一下子套上了交情,他们聊起两人都认识的老家的人,一聊聊了半个小时。接着,父亲言归正传,对警卫说:“老弟,你也了解了我们的处境。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?”

那个警卫在大使馆里工作很多年了。他知道哪个签证官严格一些,哪个签证官松一些。他答应把我们领到一个比较友好的签证官那儿去签证。他说,那个签证官一旦听到我们的故事,一定会给我们发签证的。 40

